

# 儿时过年华发忆

钟巧云

年过半百，过年无数，只觉庚子鼠年春节最是没个滋味，就盼着牛气能冲天，冲走新冠疫情，让春节重新热闹起来。

都说大人盼种田，小孩盼过年。回忆儿时，“快过年了吗”是我们问得最多的话，而大人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“快了快了”。孩子不知道他们口中的“快了”是多久，总之听到快了就特开心！

终于盼到了年关，看到父母去裁缝店拿回为一家大小提前量身定做的新衣服，就知道，年真的近在眼前了。

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邻居们总是早早送来红纸请他写春联。那几天，楼上楼下、桌上凳边，到处都是墨迹未干的春联。父亲为乡亲们写春联时，母亲则带着我们打扫卫生，被铺收帐、桌椅板凳都要擦上几遍，给人

感觉就是焕然一新，舒服！

到了腊月廿五左右，家家户户都在油炸红烧肉、炸板子，不出家门都能闻到空气中飘浮的香味。客家人淳朴善良，热情大方，自家先炸了板子，只要知道谁家还没有开炸，就会端一碗过去让尝鲜。谁家都有孩子，有几个不是馋猫，闻香流口水，要是自家没有，准会哭个稀里哗啦，弄得大人心烦意乱。

记得我家炸板子，都是父亲一手炸，母亲和我们只管做。有一次我和弟弟趁父亲在外接待来客，就各做了一个人样板子，偷偷放到油锅里，一会儿指着油锅里的人板子互相打击：“你技术太差，你看你的头都掉了，身体也开花了。”“你的技术也好不到哪里，你看你的手脚都断了。”这些话被回到灶房的父亲听到了，虎着脸瞪着我们，看他不怒自威之样，我们吓得赶紧逃之夭夭。母亲接着训了我们一通，扬言再有一句衰话就莫想吃一个板子。

小孩子盼着过年，除了因为可以一身簇新，更开心的是有压岁钱。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，刚吃完年夜饭，二伯父就过来发了枚五分钱的硬币，还说如果学习有进步，明年过年就翻倍。我开心死了，这可是第一次领到那么多的赏钱啊，特地跑到邻家炫耀。可天一黑，硬币就被母亲“拐骗”了去，美其名曰怕我弄丢，替我保管。心里虽有一个不乐意，可母亲是二当家，自个儿的幸福掌握在她手里，岂能不从？

除夕夜，我们兴奋得像打了鸡血，就等着大人们开门放鞭炮。看着大人刷牙洗脸后，在菩萨面前焚香点烛，虔诚地磕头跪拜，祈求菩萨保佑全家大小平安无事、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，然后徐徐打开大门，在大门口先放几个二响炮，再点燃一小挂鞭炮，就算是去旧迎新了。

捣蛋的孩子们，无论大人几点开门放鞭炮，听到响声就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在各家家门

口捡散开的鞭炮。那时生活条件太差，每家也只能放一小挂意思下，又有多少散开未爆的鞭炮呢？

春节期间跟着父母去做客，无论孩子怎么不懂事，父母都不敢当众打骂，亲戚也会一直劝解说小孩子嘛，都这样，别在意。

岁月匆匆，轮到我们家时，最怕自家孩子和别家孩子对比板子的数量，大家都炸好几斗米的板子。最多时我炸过五斗米，因为怕炸得太嫩会坏得快，每锅板子都得炸上个把小时，以便挨到端午节还能保持原汁原味。见到邻居，问得最多的是你家炸了几斗米板子或你家炸了几缸板子呀。

那时每家每户都用缸装板子，以至到了三月边，大人还会取笑别人的小孩，你家还有几缸的板子？大年初一带着孩子去邻居家拜年，若看到他们不听话，胡作非为，觉得挺没面子，但又不敢打骂，此时才深深地体会到那时父母的苦心教育。

回忆生命中走过的每一个春节，只感余音缭绕，对那些永远缺席的亲人充满感念，对一拨又一拨孩子带来的热闹如痴如醉。春节是遍地红色的节日，更是幸福温馨的日子，团圆和平安永远是人生的主题歌。

新年希望真能万象更新，给笼罩着灾害的世界一个诗和远方，如我期许的那样，老树开新花，以自然的绽放姿态，守着清新的农村，为世间的万紫千红添一份生气。

许下心愿和深情，祈祷新年平安。

## 给婆婆做美容

王阿丽

那天，婆婆对着镜子涂面霜时对我说：“丽儿，你看我这脸上的皱纹可越来越深了，这面霜都嵌进皱褶里了！”

“妈，仅抬头纹稍微有点深。要不，我来帮你做美容吧！”

说做就做。给躺在沙发床上的婆婆盖上毛毯，用束发带将她的头发束起，再涂上洁面液。我用手指轻柔地在婆婆的脸上打着旋，婆婆松松的皮肤已没有了昔日的弹性，面上的纹路也随着我手指的按压一道道被撑开。我用纸巾拭去婆婆脸上的洁面残液，婆婆说：“这洁面液还挺神奇的呀！瞬间脸上没有那么绷人了！”我的心“咯噔”一下，婆婆这可是第一次用洁面液啊！平时婆婆料理家务，做着一日三餐，我们下班回家吃上现成的，洗碗之类的事即便我抢着做，婆婆也不让我插手：“这些事我做得来，不用你帮忙，今儿个你下班早，明天还要去城里开会上台领奖呢！现在赶紧去美容院做个美容吧，明天精神地上台呢！”想起婆婆对我的事都放在心上呢！我暗暗责备自己，只顾着自己美不美了，倒忽略了婆婆。

想我刚嫁到婆家时，五十不到的婆婆皮肤还似年轻人那般水嫩呢，那时的婆婆也喜欢美容，只不过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美容护肤品。我经常看到婆婆用温水拍脸后，将黄瓜片敷在脸上，婆婆说这天然的果汁润肤呢。曾几何时，婆婆美容没有那般上心了？大概是在我女儿出生后，婆婆一边忙着上班，一边还要照顾着我们，渐渐地，婆婆也没空给自己美容了。婆婆退休后，更是一头扎进家务活中，带好孙女，接送孙女上学，便成了婆婆的首选大事了。

我在婆婆眼睛周围涂上眼霜，用手指点按着，一会儿，婆婆竟发出轻微的鼾声，这是有多享受啊！我轻轻揉捏着婆婆的太阳穴四周，感觉有什么硌了一下手指头，我仔细观察，是一道细细的伤疤，伤口的缝合针脚痕迹依稀可见。这道伤痕直戳我的心窝！那年，外面下着雨，婆婆一手打伞，一手抱着2岁的孙女，下楼时不小心，从台阶上摔了下来，眼角磕在楼梯栏杆上，霎时撞开了个口子，流出的血浸染了半边脸，雨伞已甩出了半米远，而婆婆怀中的孙女却安然无恙。我们将婆婆送至医院治疗时，至今清楚地记得，婆婆眼角周围缝了8针，脸肿胀了半个月才有好转，而婆婆却没有一点怨言，一个劲地责怪自己不小心。

我绕开这道伤痕，害怕碰疼了她。彼时，婆婆跌倒时，孙女毫发无损，爱的本能使婆婆宁可自己受伤，也得保护好孙辈，想到这，泪水浸湿了我的双眼。

我看着依然熟睡的婆婆，轻轻地帮她敷上面膜，婆婆的皱纹一道道在面膜下印出，我的心一阵阵难受。

还好，我醒悟得还不算晚。我在心里默默下了决心：妈，以后我就是您的专职美容师。在您变老的路上，用我的双手，延缓您皱纹的加深，让您重温岁月“美”好时光。

## 那些挑水的日子

谢飞鹏

小时候，我们乡下吃的是井水，我家挑水的主要是父亲。父亲挑水时，步子从容，肩上的扁担一悠一悠地颤着，满满的水桶也跟着有节奏地滚动。到了厨房门口，父亲放慢脚步跨过门槛，水桶里的水似乎也变得凝重起来，滚动的节奏随之慢下来。到了水缸跟前，父亲侧过身子，一手按住后头的桶盖，一手提起前头的桶，轻轻靠着缸沿倒了下去，点滴不出。倒完这一桶，他又转过身来倒那一桶，不用放下担子，十分洒脱。

父亲有事来不及挑水，母亲也会去挑。母亲把水挑到了门口，那些等着吃食的鸡鸭便一拥而上，对着母亲“咯咯”“嘎嘎”的直叫。母亲把鸡鸭喝开，抬脚迈进门槛。母亲力气没有父亲那么大，因此挑水也没有父亲那样洒脱。特别是往水缸里倒水时，母亲要放下扁担，端着水桶一桶一桶地倒，而且会溅洒出不少水来。因此母亲不需把一缸水挑满，只挑一两担，暂时有水吃就可以了。

我在十多岁时便开始挑水了。那天家里没有了水，父亲不在家，而母亲又很忙，于是我拿起扁担水桶试着去挑水。虽然只挑小半桶，但觉得肩十分沉重，两三百米的小路竟歇了三四次。当我弓着背好不容易把水挑到厨房门口时，由于我比水桶高不了多少，水桶在门槛上磕碰了好几下都没有过去，水“咣当咣当”的溅了我一身。母亲见了，连忙放下手头的活，帮我扶着担子，跨进了门槛。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挑水，但水桶却被门槛碰磕得有些漏了。尽管父亲把桶箍紧了好几次，挑起水来还是有点漏的。

因为经常挑水，初中还没有毕业，我就可以挑起满满一担水了。村里的人见了便对我父亲说：“哟，看你儿子真不错，他可以接过你的扁担哩。”父亲听了没说什么，只是呵呵地笑着。当我能满满地挑起一担水时，却很少挑水了。我考上了师范，参加了工作，在家中呆的时间不多，挑水的主要还是父亲。有时回到家里，想替父亲挑挑水，早上起来，发现父亲早就把一缸水挑得满满的。

父亲过世后，我没有接过扁担，家里挑水只有靠母亲自己了。回到家里，望着那条通往水井的小路，虽然只有两三百米，在我眼中却很漫长。想到母亲要经常弓着背，吃力地挑水，不免有些揪心。因而一回到家里，我便去挑水。母亲却说：你在家呆的时间不多，靠你挑得了几次？让我自己挑。

村里人都劝母亲跟我到单位上住，但她不肯，说喝不惯城里的水。如今，我家装了自来水，母亲不用挑水，我的心稍可放下些了。不过我家的自来水和城里的不同，它是从井里接来的，饮用起来就像挑来的水一样甘甜清冽。不像城里的自来水，带着一股漂白粉的味道。

从井里接来的水没有多大水压，拧开龙头，一脉细流轻轻地滴在水缸里，泛起一圈圈清澈的小涟漪，仿佛是那些挑水的日子，在我心头悠悠的摇荡……



《丁香和玫瑰》爱德华·马奈  
玛伽供图



### 春塘柳色

作者朱叔重[元]，另有作“叔中”，江苏吴县(今苏州)人，生卒年月不详，善诗、工画，明朱存理《铁网珊瑚》说他“每赋一诗，得摹写之妙，辄肆力绘之”，指的就是先诗后画，将富于形

象的诗转化为生动画面。

《春塘柳色》(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)全画的用笔就极为柔和，著色也温润清雅。

图文 络因

## 任由时光老去

子，印象里是水泥制品。这些桌凳现在还在，只是早已换成了塑料物件儿，桌子往上如今还加装了防雨顶棚。

最早的记忆，是这些桌子不时有青壮年霸占——空置的日子也有，偶或有长者现身其中，要么打牌，要么就是下象棋。那时，年轻的我偶尔会站在旁观队伍里跟着观众起哄。大约过了十来年，发现这帮子人全换成了退休老头，而且几乎是天天聚众闪现，这支有几十个人的队伍，应该是隔三差五地换人来，也有只要身体无恙就来的个体，其中一位就总带着象棋，我见过几次他排位第一的时候，手拿着工具坐等友人莅临，不知道他是否分得清日子和棋盘。这之后，年轻的我便不再打扰他们了。

周末去海淀看望孩子的姥姥、姥爷。借着阳光灿烂的好天气，我沿着三环和四环之间的北土城路和知春路步行了七八公里，一路上看见有十多辆轮椅在人行道上推行，除个别保姆样子的推车人外，推车的应该是坐车人的老伴，或男推女，或女推男，偶尔有一对说话，其余的和阳光一样，沉默地携带着静止状态的脸部肌肉，缓慢行进在人行道上，人和轮椅一样安详。

孩子上中学的时候，我每年有四十周以上的工作日走这条路步行上班，不管是冬夏还是春秋，回忆彼时的影像，不记得有轮椅出没。

刺耳的音乐袭来，转头望过去，马路南面整修得有模有样的滨河公园里，红绿裹身的人在劲歌曼舞。和老而乏味的男人不同，花枝招展，抑或是色泽鲜亮的妇人们选择在漫舞中度过闲暇时段，也可能是怀念浪漫时光。间或有男人混迹其中，面带笑容围绕着大妈级别的异性舞者，不知是在追逐还是想留驻残存的情感余光。再看舞者的配备，心里冒出这些人可能想扎在这里的念头。这一幕日复一日都会重现的景色，也是旧时没有的。

眼光回到路上，这才发现，沿路的视野范围，上了年纪的人随处可见。过去没有？还是那时的我没有看见？心中正推敲，远离节拍噪音的耳朵里飘进来东北口音，一看也是老者。接下来的行程，河南腔、四川话，以及不知所云的南方语调都被我陆续听到。

哦，我顿时开悟：预判是事业有成的外来青年，住房改善后接来了年老的父母。所

以才有眼前所见。有了答案，我的注意力很快就散到别处去了。

天黑前回到小区时，又见门口的桌子围聚象棋大师，每桌或站或坐有八九个人。这些无惧严寒的人都是俺邻居，虽然不认识，但记得多数人的模样。

“大哥借个火。”路过这些亲切的友邻时，我触碰一围观老哥的路牌说。“来一支？”然而他不要。“你的三五我抽不了。”他说。他怎么知道我抽的烟？“你现在不怎么来了哈。”跟着语音细看，居然是熟脸，他年轻的时候咱两就多次对过火。

啊哈，这帮子老哥们儿原来不是新人，而是一个个都变老了。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在老，尽管壮心尚存，身体却已是暮光中的残阳。

抬头远看，灿烂的阳光仅存余晖，枯残的梧桐树叶让我回到日间路过的滨河公园——

残草枯黄，夏日的青翠林木，在秋风暴虐后，仅存的一点叶片，也被冬日的寒风撕下，赤裸着千裂模样的枝条，随风嘶鸣，不时还接着风的助力，侧身看看红绿视装的身旁舞动，不知会不会叹息地嘘一口长气，将羡慕的色彩收藏。

在寒冷的冬天，只有人这个意欲挣脱自然的生灵，才会嚣张如常。然而，年岁积存下来的衰老，不紧不慢地拽着人走向暮色，不管有没有感觉。即便不服老，也不得不跟着衰老的躯体，无奈地跟随下落的夕阳……

任由时光老去吧，让那颗未老的心继续强劲地给自己的魂灵供氧。

欧阳

虽然秋天快结束的时候，满怀信心地添置了冬日的骑行装备，但是在寒冬降临的日子，我终于还是暂停了单车的长距离骑行。原因不是体感过于寒冷，而是双眼对冷空气情有独钟；总不停掉泪。去医生那里看了，大夫给了一个没听说过的症状，说是冷空气过敏。品尝多种眼药水后，流泪继续如故，看来只有等待下一个春天来临了。

可能是老了吧，岁月的变化本就无情。心念及此，突然想起刚搬来望京时的一些景观。

那是二十年前的图像。我居住的小区南门地界儿，露天安置有七八张带坐的桌

